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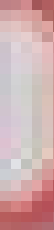
绝地反击

田澍中 著

作家出版社

绝地反击

陈仲华 著



绝地反击

田澍中 著

作家出版社

111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绝地反击/田澍中 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5. 3

ISBN 7-5063-2850-X

I. 绝… II. 田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63618 号

书 名: 绝地反击

作 者: 田澍中

出 版: 作家出版社

发 行: 作家出版社发行部

地 址: 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: 白连国

印 刷: 北京通洲图文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字 数: 260 千字

印 张: 11.5

印 数: 0001-3000

版 次: 200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63-2850-X /I. 1881

定 价: 2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楔 子	1
第一章 博士	9
第二章 冠军	43
第三章 本县长	79
第四章 小家长	119
第五章 人狼豹大战	156
第六章 作家	212
第七章 迁坟	247
第八章 人狼恩怨	287
尾 声	341

楔 子

突然感觉到已治愈多年的脚气病犯了，脚趾间那个痒痒劲，像球一般缓缓滚动，先从脚趾间滚到小腿上，又沿着大腿往上滚，滚到小腹，停留了一小会儿，又滚到胃里，不动了，散发开揪心的、恼人的、无可奈何的痒痛。“本县长”田雄鹰翻了个身，用手按住胃部，仍不见效，而且愈来愈烈。小痒升华为大痒，大痒发展成奇痒，奇痒折磨得他翻过来，调过去，睡姿怎么也摆不舒服。他大叫一声：“快给我备车，去医院！”

爱人猛地推了他一把，怒气冲冲道：“又做噩梦，不让人睡了！”

他醒了，大汗淋漓，原想这是个梦。用心仔细思量、体验，胃里的脚气还在，还是那么痒，搅得恶心欲吐，焦躁难耐，坐卧不安。他穿衣下床，走进书房，一看表，才凌晨一时多。他吃了两片止痛药，不见效，倒了一杯葡萄酒，喝下去依然如故，他又倒了一杯老白汾，喝下第一杯，无效，喝下第二杯，不太痒了，初见成效；喝下第三杯，胃里平静了，大见成效。他点燃一支烟，心说，是梦非梦，如果真的是一个梦啊，正是子时，这个梦必有应验。怎做了这样一个奇怪的梦呢？这个梦寓意着什么？如果不是梦，脚气怎跑到了胃里？

他精通易学，会圆梦，时常给市、县领导和亲朋好友圆梦，在这个小圈子里，大家对他这门学问很是佩服。有一天，县委书记对他说，我这几天反复做一个梦，总是和中央的大干部在一块开会。他随口就说，你心里有一件大事，需要大人物表态。书记很是服气，说，既然瞒不住你，你就给我参谋参谋吧。于是，书记把他心中的大事谈了出来，经他推算，参谋，这件事圆满解决，从此书记和他成了知心朋友，无话不谈。还有一天，他陪同市政府一个副市长下乡，在乡里住了一晚。吃早饭时，副市长说，昨晚，梦见自己变成了虎头人身的怪物，你给我圆圆这个梦是吉还是凶？他略一思考就说，不出三个月，你准高升。副市长问，这话怎讲？他说，君为龙，臣为虎，梦见虎对于宦海中人来说，必高升是也。果然，三个月头上，副市长高升省政府秘书长。还有一个副县长找他圆梦，说是梦见上级突然规定，取消手铐，恢复枷锁，他不同意，又没有办法。何解？他说，近日，有人给你送一笔巨款，千万不要收。副县长让他讲出道理来，他说，天机不可泄。第二天晚上，这个副县长来找他，说是果然有人为承包一个工程，向他行贿几万元人民币，他坚拒不收。田雄鹰才故作高深，胸有成竹地说，枷锁外方，手铐内圆，梦有时是反的，反过来理解，是内方外圆，象征金钱。你收下，就戴上了枷锁。这个副县长心服口服。从此，每当大小事，必找他拿个主意，两人成了莫逆之交，还为会圆梦的田雄鹰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——以后故事里的一条主线，现在放下不表。

可对自己这个梦，圆了两支烟时间，也没有圆出来。他从书架上抽出的《周公解梦》一书，胡乱翻着，还没有找到需要阅读的篇章，脑海里闪过一道灵感的光亮：脚挨地，脚气者，

乃地气也；胃在五行中对应关系是土，胃又是食物之坟墓，莫非老家的坟地出了事？他想起来了，去年秋，国家煤气开发总公司在老家田家湾村一带钻探煤气，是不是在老坟旁边打了一口气井，泄了老坟的脉气？想到这里他大惊失色，想给小家长打个电话问问，一看表，才两点多，天亮尚早，这时打电话，惹小家长讨厌。他是县长，见过许多大官，都不胆怯，经常和小官们打交道，更是八面威风，一言九鼎。但不知为啥，在老家的村长面前总是直不起腰来，觉得像做错了什么事一样，理不直气不壮，矮人三分。如果说在这个县里，还有什么人使他不可轻视和有点害怕的话，唯一的是小家长田培孝。他没敢打电话，决定天亮后回老家看看。

曾听父亲多次说过，咱家的坟地脉气好，是经三个风水先生选定的，第三代必出朝廷命官。选坟地的过程，极富传奇性，他永生难忘。

那是爷爷当伪区长的时候，祖坟满了，坟满自绝，同时族人也放出话来，不让他死后进老坟。爷爷可能是想到自己逃不脱悲惨的人生结局吧，急于建一个新坟。本地有一个叫锅风景的阴阳先生，名气很大，造诣很深，他不请，请来一个外地的先生，他陪着走了三天，走遍了田家湾村的山山水水，每一寸土地。这个外地阴阳先生说，你们村里有两穴好坟地，一穴在卧虎山山腰，一穴在东沟沟中。前一穴最好，脉气旺盛，三代以内必出封疆大吏。但是，气脉太旺了，你服不住，不能用。爷爷问，怎么服不住？先生说，没有富贵之身，安得富贵之地？你强要入这穴坟地，入土三年内，全家人亡！爷爷又问，啥人能服住？先生说，朝廷命官才能服住。于是，爷爷忍痛割爱，选择了东沟的坟地。这块坟地背后是一座大山，前面是一条

小河，奇的是右边有一座半亩大、五丈高的孤零零的土崖。先生说，这是土印，抓在右手，三代之内，出一个朝廷命官。但是，前两代要忍受苦难，荫余后人。爷爷又问，前两代要受多大的苦难？答曰，天机不可泄。先生当下拾起一个碗底坨，埋在脚下，说这是气穴。

一个月后，爷爷又带回另一名阴阳先生，看了卧虎山和东沟两穴坟地。惊奇的是，两个先生说得一模一样。更惊奇的是在东沟坟地，这个先生拿出一枚铜钱来，埋在脚下，说这里是气穴。爷爷看到，这个先生选定的气穴，就在前一位先生埋碗底坨的地方。

送走这个先生，爷爷才用八抬大轿抬来了离村不到5里的锅风景先生。锅先生说，不用跑了，这一带的山水都烂记在我心里，卧虎山那穴坟地，你受用不了，用了全家人有血光之灾。东沟的坟地可用，我去选选气穴，择日动工吧。更更惊奇的是，锅风景在他选的气穴上插了一根细细的树枝，说，我知道，你已请了两位外地先生，选好了气穴，你刨刨看，我选的准不准？爷爷用手小心翼翼地刨去浮土，奇迹出现了，树枝插在铜钱眼里，铜钱放在碗坨里！

果然，爷爷在新坟建成不到一年，就死于非命。爹在10多年后，承接了多半生苦难。他却步步高升，登上了县长的宝座——第三代出了朝廷命官！因此，他不恨没有见过面、也没有留下照片的汉奸爷爷，反而感到异常亲切，还想为爷爷做点什么有益的事，感谢爷爷选了这一穴好坟地，安慰爷爷在地之灵对他的荫护。这件事对他的人生促动很大，他迷上易学、堪地学，大概与此事有关。

凌晨5时，夜幕还没有拉开，本县长田雄鹰不带司机，亲

自驱车,只用了一个多小时,就回到了田家湾村。他没有进村,披着晨曦曙光,独自一人来到了东沟坟地。果然不出所料,坟地的左侧不到三米的地方,竖立着高高的井架,井架上的钢管里喷射着通红的煤气火苗——坟地的脉气随着火苗喷出,真的泄气了!他上到坟后的山坡上,发现这道5里长的沟里,布满了井架,约有十几座。巧合的是,有井架地方,都有坟墓。博士田树正家的、世界冠军田培英家的、作家田树雨家的、县果品副食公司副经理田德有家的,还有本村几个农民家的。他细数一遍,有九家的坟地泄气了,泄气必须搬迁,他心中大喜——正想占用卧虎山那穴坟地,又没有说出口来的理由,这下好了,天助我也,名正言顺地在卧虎山建一座新坟,把爷爷迁进新坟,到我这一代,不正是第三代吗?第三代必出封疆大吏呀!假如我万一当不了封疆大吏,下一辈、下一辈,我的孙子,一定能当上。从来都是前人栽树,后人乘凉,前人造坟,后人荫福啊!

卧虎山像磁铁一般吸引着他,他出了沟里,驱车跑到卧虎山下,长出了一口气,用他所长的易学知识,站定观山。呀,原来咋没仔细研究这座山的气势!在一片开阔地中拱起了一个S型山脉,气势轩昂,似飞龙像睡虎,更像一个阴阳太极图。北面的一个山村是阳仪,田家湾村是阳点;南面的虎头是阴仪,那块坟穴是阴点。山脚下的小河长流不断,绕着卧虎山蜿蜒而去。山环水抱,负阴抱阳,阴阳均衡。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,仁智皆顾。背后的禹王山雄壮巍峨,松柏青葱,似高大的绿色屏障,卫护着卧虎山的灵秀。他一时兴来,气喘吁吁爬到半山腰那穴脉气最旺的坟地旁,坐下来抽了一支烟,又站起来观察四周。目及之处,所有山峰的走向,都朝着这里,真可

谓“十山九回头，必定出诸侯”；也合了“山青水秀出才子，穷山恶水出刁民”的前一句；还有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前朱雀，后玄武的形象环境。啊，在这里无论建造阳宅和阴宅，都有好气场！

这时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他大吃一惊。接完电话后，他还处在惊喜之中。田家湾一带远离城市，从来没有手机信号，而站在这里，不仅有信号，而且信号奇异地增强了。这就说明，这里接受微波能力特殊强烈，是天设地造的“微波天线”地理环境，再一次佐证了这里的气场好极了！他高兴之下，给小家长要了一个电话，报告说，他眼下在卧虎山上打手机，小家长在电话那头喊道，你胡扯，咱们这里方圆30公里绝对没有信号。他说，你给我做上早饭，我10分钟内到达，你就相信了。

太阳出来了，灿烂明媚，本县长田雄鹰像抱了一个金元宝一样，满脸带笑，脚步轻盈地走下山。钻进小车里，点火后，情不自禁地按响喇叭，长鸣三声。

吃着小家长给他做的荷包鸡蛋不烂汤，他抑制住一腔兴奋，问：“小家长，东沟开发气田，把我家的坟钻裂了，下雨就要进水，咋办？”

“不是你一家，来反映这个问题的，还有几家。开发公司也催促快快迁坟，可往哪里迁合适？村民意见不一。”

“我认为，不要一家一户天女散花零星建坟，那样，死人和活人争地的现象仍不能解决。建集体公墓最好，建在山上为宜。”

“真不亏是县长，这个主意好。可建到哪座山上合适？”

“卧虎山，我刚才去看了，环境和气场都很好。”

“你那么忙，还有心情大五更起来，去选坟地？”

“煤气开发公司找到县政府，找到我，说不迁坟，村人不断闹事，影响工程进度。早迁坟，早投产，村人就有了致富门路。我能不管吗？”

“好，没有忘记田家湾就好！可祖辈传下来，那是块大富大贵之地，一般人服不住，要出事。”

“建公墓，人多力量大，神鬼都不怕。”

“就是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就按这个方案办，今天就收款，明天就开工，清明前都搬了，到新坟烧纸。”

“小家长，你说，我该作什么贡献？”

“你懂阴阳风水，你给咱指点着每个墓的位置、大小、深浅就行了。”

“我包了吧？每户只收200块钱，建起后收钱，真正没钱的免费。”

“那你帮了小家长的大忙了。小家长代表其余8家，感谢你！”

“外气。”

突然，胃里的脚气又犯了，又搅得他奇痒难耐。他向小家长要了一瓶酒，猛灌下三杯，才扼制住脚气。

也就是从这天开始，胃里的脚气时常折磨着他，有时正在大会上作报告，胃里的奇痒袭来，没酒压不住，只好会前在茶杯里装上酒，在大庭广众、众目睽睽之下大大方方喝上三口。好在台上台下的人都不知道他这个秘密，还以为他是喝水。一次，面对面给市长汇报工作，突然胃里的脚气又作怪了，他习以为常，又一次端起茶杯喝酒。市长鼻子很灵，皱着眉头责怪道，酒鬼！仅仅这两个字，他心跳了一下午。晚饭后拉住市长，悄悄说出隐情，市长才对他有了笑脸。可恶的脚气

啊,为啥钻进我的胃里?啥时能把你请出去?再花多大的代价,也要把你请出去!

他去市医院诊治,医生说,据他所知,全世界都没有这种特殊病例,也没有治疗这个病的灵丹妙药。在他的要求下,医生给他洗了胃,还是无济于事。他专程到北京诊治,北京的胃病、脚气病专家也束手无策。他固执地认为,老家的祖坟漏气一天,他胃里的脚气就捣乱一天,说不定因此毁坏了他在上级和下级面前的形象。必须加快迁坟的进程。同时,给爷爷的“汉奸”身份公开平反,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,时机已经成熟,再也不能拖下去了。脚气和汉奸,在清明这天同时解决吧。

从北京回来,本县长详细绘了一张施工图,交给县建筑公司,对他标出来的1号墓,专门做了特别指示。第三天,卧虎山公墓就开工了。村人都知道,这是本县长对家乡的特别贡献。

清明节前10天,他代表村委给需要迁坟的本村在外工作人员发了信,叫他们回来迁坟。

不料,发信的这天,本县长田雄鹰同志的老娘,突然被狼吃了。于是,在脚气、汉奸两个最大的“目前”问题之后,又加上野狼。本县长又立下一个雄心壮志:为娘报仇!

于是,田家湾村在清明前后的几天里,发生了一个又一个故事,热热闹闹,哭哭笑笑,鲜花和鲜血同时迸发,光荣与耻辱一块降临。孝子贤孙们登台表演,生旦净末丑,技艺皆高超。

从那个清明节后,本县长田雄鹰同志再也没有回过田家湾村。一到这个节日,满眼的纷纷雨滴就幻化成鲜红的血水,他禁不住寒颤连连,恼人的脚气又犯了……

第一章 博士

(一)

亲爱的读者，你到过我的故乡田家湾村吗？没有？那我就给你说道说道吧。田家湾风水好、故事多，你听了还想听，不听会后悔的。

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，我们田家湾村好似一个没见过世面的腼腆羞涩的姑娘，深藏在大山的皱褶里，与花花世界隔绝，过着与世无争的宁静生活。村人去一趟县城 80 公里，走够九九八十一道弯，才能看到县城刺入云天的烟囱。村不大，不足百户人家。几百年来，芸芸众生，默默无闻，没出过一个朝廷命官，也没出过一个强奸犯。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，女大十八变，如天女下凡，倾城倾国，美名远播，在这个县方圆数百平方公里内响当当，闹腾腾。究其原因，一是出了中央、省、地、县、乡五级干部，都是人尖尖。内有：全国第一个野生动物语言学博士田树正、世界冠军出身的全国著名射击教练田培英、本县县长田雄鹰，还有本地区单位名称最长的——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领导小组办公室——简称为“文明办”或“社精办”综合科科长、业余作家田树雨，就是我。另有乡级干部多人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，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外人感叹道：那狗日的山旮旯风水真好，一出就是一批人

才！二是我们那个县发现了华北最大的煤层气田，面积 160 平方公里，中心就在我们田家湾村。100 多名工人来这里钻探，仅出租房子、卖烟酒茶蛋，就富得村人腰杆挺得直溜溜的，旱烟袋换成带把儿的烟卷，洗澡、美容更是家常便饭，一个人走在路上都是满脸的笑。有的大姑娘、小媳妇更是活跃，指挥着钻探煤气的工人钻探自己，每天都有崭新的百元大钞票扔在炕头。三是林木长大了，与中条山原始森林连成了方圆 200 多平方公里的林海绿浪，狼豹等野生动物归来。这些野兽名不虚传，真野啊，有眼不识泰山，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吃了本县县长的老娘。田家湾的知名度借助五级干部、开发煤气田和野兽的淫威传遍了全县。

清明节前，五级干部都要回来给祖宗迁坟，让位于煤气开发。作为市干部的我，第一个回来。我是业余作家，我知道今年清明故事多，我要记录下来，写成书，赚个抽烟喝酒钱。我还要建造一个称心如意的安乐窝，提前退休，过一过田园山水、诗酒隐逸的悠哉游哉的好日子。

我回来的前 5 天，本县县长田雄鹰 68 岁的老娘在城里住腻了，一心要回老家呼吸几天新鲜空气，也要为准备迁坟做好前期工作，就回来了。天不亮，老人家起来在大门外练习在城里学的老年健身操。两头大灰狼不知从哪里钻出来，一个咬住老人家的脖子，一个叨住老人家的大腿，就往村外拖。村人还在懒洋洋地睡觉，一只老狗闻到了久违了的狼的臊气，便异常亲切、激动，大叫起来。这只狗是我们村的功臣，大概有 35 岁左右，嗓门子特别大，嗓音瘆人可怕。十几年前这只狗就老得走不动了，羊倌们在黑夜卧地时，每天用筐子抬着它送到卧场，用它那高亢、凶恶的叫声吓唬狼。但在此刻，狼不把老狗的狂叫放在心里，知道它跑不动了、咬不动了，依然拖着县长

的老娘，慢悠悠地走向村外。老羊倌听到老狗的叫声异常，就急匆匆起来，朝老狗狂叫的方向跑去。刚到村口，发现了可怕的现场。老羊倌大喊起来：“狼吃人啦——！”狼仍然不理他，知道他不敢过来，只是变拖为吃，大嚼起来。待几个村人起来大叫着打狼时，县长的老娘只剩了半拉身子。本县长回来奔丧时，面对大山发誓：不戴县长这顶七品纱帽，也要为娘报仇，杀尽全县所有的恶狼！

我回来的前3天，一头黄牛在村后的山坡上，有滋有味地吃着刚从解冻的土里努出来的青草芽芽，突然大吼一声，躬身低头，瞪着铜铃大的眼睛，伸出长长的两个犄角，做出决斗状。放牛的老汉是我远门四叔，四叔抬头一看，只见一只豹子站在几米外的地方，阴阴地看着他和他可爱的大黄牛，好像思考着吃人？还是吃牛？我四叔年轻时在山上打柴，见过豹子，吓得尿了一裤。这是几十年后第二次看见，又吓得尿了一裤，急中生智，从陡坡上滚下来，碰撞得满脸血污。虽保住了一条老命，却葬送了自家一头大黄牛。四叔哭着回到村里，见人就复述着这惊险的一幕。村人无不惊讶，四十多年来，第一次有了豹子！田家湾的脉气真的旺了！

前天半夜，三匹灰狼结伴来到村边一个羊圈，不慌不忙吃了三只羊，大摇大摆回到了东山的密林里。小羊倌田德生是个孤儿，哭得死去活来。他是替人放牧，少一只羊赔200块钱，多一只羊奖50块。一次赔偿600元，岂不是要了他半条小命？

村委立即召开会议，传达了县长的指示，决定组织打猎队，围剿狼豹，为民除害。但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没有枪。村里原有五、六个兼职猎人，五、六条土枪，去年派出所都收缴了。村民直选的年轻村长田培孝说：“我去县里找咱的本县长，让他给公安写个二指宽的条，退回咱的枪来。再给派出所

打个招呼，配合一下。他一个电话，刘路生这条狗跑得欢哩。”

一名副村长说：“本县长是你田家湾一村的县长？听你的？”

培孝说：“他爷爷的骨头还握在我手里，况且马上就要迁坟，他敢！”

我听说后连夜去找村长。我们是一大家族，我们这个家族辈份排列是：兴隆培树德，忠孝世流芳。他年轻，但长我一辈。我刚进门，他就问我：“老侄儿，你有文化，你说，为甚绝迹 40 多年的野兽，今年突然就有了？”

我说：“小叔啊，你记得不？1970 年，你 2 岁的时候，潞安矿务局买了咱全公社的山，备战备荒，封山育林，营造坑木。到现在 30 年了，松柏树长了碗口粗，生态环境改善了，狼们豹们就回来了。”

他说：“有道理。”

我从怀里掏出一条红塔山香烟放在他面前，说：“小叔，不成敬意，望笑纳。”

他笑了笑，把烟放回抽屉。

我亲亲地对他说：“叔，能不能饶了这帮野兽的小命？国家有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，猎杀他们是违法的。”

他说：“我是村长，不是总理，管村里人畜的安全，不管国家的野生动物，它们在咱村没有户口。”

我说：“一半天中央干部就回来了，他知道了，要和你急。”

村长没说什么，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封电报，皮笑肉不笑地递给我：“人还没回来，电报早来了。”

我展开一看，是中科院野生动物研究所党委拍来的，原文是：田树正博士是我国第一个野生动物语言学专家，国家稀有